

墮落頹廢與善良溫柔

談太宰治《維榮之妻》的男性角色塑造

歐宗智 ◎ 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

維榮之妻

太宰治著,鄭美滿譯/新雨
9901/363頁/21公分/299元/平裝
ISBN 9789862270547/861

生兒育女，有一段穩定的生活與創作期，但他還是不改冶遊之習，有了外遇，還生下孩子。在開始創作《斜陽》之時，他認識了女讀者「山崎富榮」。1948年，其〈如是我聞〉震驚文壇，並著手撰寫猶如公開遺書的〈人間失格〉，未久，隨著結核病的惡化，竟與愛人山崎富榮於同年6月13日深夜，在東京都三鷹市「玉川上水」連袂投水自盡，結束其燦爛、傳奇、多感而淒美的一生。

✧ 以自戕結束傳奇一生

日本文壇有不少大作家以自戕了結一生，如芥川龍之介、太宰治、三島由紀夫、川端康成等，令人喟嘆、懷念之餘，作家與作品更添神秘感與吸引力，其中，日本「無賴派」（又稱「頹廢派」、「破滅型」）作家太宰治（本名「津島修治」，1909-1948），一生即充滿傳奇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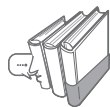
太宰治家境富裕，許多作品都可以看到其貴族生活的描述。太宰治求學過程成績優異，對芥川龍之介、泉鏡花的文學作品十分欣賞，於中學時代即開始創作生涯。1930年入東大法文科，奉文學名家「井伏鱒二」為終身之師。他出身貴族，卻以無法融入大眾生活為恥，甚至於參與反壓榨的社會運動，然失望之餘，終而沉迷在酒、煙、藥物與女人之中。

他先前已有因無法獲得心靈安寧而自殺數次的紀錄，後雖在井伏鱒二作媒下結婚，

✧ 沒落貴族的墮落與頹廢

由太宰治的作品與其生平比對印證，不難發現小說中的無賴作家，往往就是太宰治本人的化身，《維榮之妻》小說集亦可作如是觀。不過，關於書中男性角色之塑造，除了有著沒落貴族的墮落、頹廢、厭世，另有善良溫柔，乃至奮鬥向上的一面，呈現其內心的矛盾與掙扎，值得省思與同情。

《維榮之妻》小說集的男性角色，多為家世好卻已沒落，學歷佳而喜歡或從事寫生，大男人主義但有女人緣，然經濟困窘，飽受生活之苦，乃至厭世悲觀，逃避於酒色。〈盲目隨筆〉的作家因是貴族之子，竟向人借了三塊錢可以故意不還；〈富嶽百



景〉的「我」，爲了來自故鄉的資助完全中斷而非常困擾；〈黃金風景〉的「我」說：「比起工作，如何尋找金錢的資助更讓我煩惱。」〈雪夜的故事〉的哥哥是小說家，怪胎一個，年近四十，毫無名氣，且一貧如洗。〈潘朵拉的盒子〉裡，父親是世界級學者的「我」，挖苦自己：「論貧窮，也是世界級的。」〈維榮之妻〉（注）的無賴詩人，阮囊羞澀，卻膽敢花天酒地，賒欠酒錢不說，還偷小飲食店的錢，簡直窩囊透了。〈櫻桃〉的小說家一出門，經常整個禮拜沒回家，總是藉口工作、工作，實則一天寫不到二、三張稿紙，其餘時間每每耽於酒色，之後再去煩惱金錢的事；而且他窮得恐怕連家中孩子都沒看過「櫻桃」這種奢侈品，一方面心想帶回去給他們吃到的話，一定很高興，然而差勁的是，身爲父親的他，面對一大盤櫻桃，竟又一顆也不放過，自己吃個精光！

生活對這些男性角色而言是艱辛痛苦的，思想充滿了厭世悲觀的色彩，〈維榮之妻〉的詩人丈夫大谷，告訴在小飲食店打工代夫還債的妻子：「對於男人來說，只有不幸。常常置身於害怕和競爭之中。」又抱怨道：「我呀，說起來也許有點矯揉造作，但是我想死，都沒辦法。從出生以來，一直想著死亡這件事。爲了大家好，死掉算了。我很想這麼做，可是實際上又如何，再怎樣還是死不了。奇怪哪，好像有可怕的神明似的，牽絆著我的死亡。」〈櫻桃〉中，生活得「大汗如雨」的作家丈夫，注視胸前有著「淚之谷」的妻子，心想：「活著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。每個環節似乎都有鎖鍊彼此牽絆，緊緊相扣，動輒傷害流血。」既然家

裡讓人喘不過氣，也就想逃避現實了，而「酒」與「色」正好提供了逃避的天地，〈盲目隨筆〉的作家，早晨感到不適，得邊品酒才能邊起身；〈維榮之妻〉對家庭可說完全不負責任的天才詩人，根本是醉茫茫的酒徒；〈櫻桃〉的小說家，也老是喝悶酒，然後才又煩惱起道德、自殺的事。

✿ 大男人與女人緣

這些酒徒，卻是大男人主義者，〈盲目隨筆〉的作家因妻子自作主張，拿私房錢資助一位貧窮的朋友，令他勃然大怒，憤而將煮沸的鐵茶壺朝妻子丟過去。〈維榮之妻〉的詩人丈夫非但不顧家，更我行我素，全然不將外遇當一回事，後來妻子在小飲食店打工，反而經常能在店中見到不愛回家的丈夫，爲此私心覺得幸福，丈夫卻澆她冷水，說：「女人，沒有什麼幸福不幸福的。」結果，妻子在一個雨夜之後，遭送她回家的年輕客人（也是崇拜詩人丈夫的讀者）輕易佔有了身體，這無疑是對大男人主義的丈夫之一大譏諷。隔天，丈夫渾然不知，還邊看報紙，邊指責有人寫他壞話，說他是享樂主義的假貴族，罵他是衣冠禽獸，根本不了解妻子內心的痛苦，妻子淡然回應：「衣冠禽獸也罷！我們只求能夠活下去就不錯啦！」怎不悲哀！

可怪的是，這些男性角色頗具女人緣，甚至女性會主動投懷送抱。〈盲目隨筆〉的鄰居，十六歲的松子，幫心儀的作家謄稿，說：「誰都沒有發覺，您是位高貴的人。您不可以死。我什麼都可以爲您做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。」〈櫻桃〉的小說家幾乎是左擁

右抱，身旁不乏女人。最誇張的是〈維榮之妻〉的天才詩人大谷，妻子本是流動攤販之女，與之同居生子而未入籍；其後大谷與酒吧女服務生秋子或有夫之婦等交往，如同吃軟飯；又在小飲食店勾搭上未滿二十歲的女侍；最後，幫大谷還債的是在京橋經營酒吧的漂亮老闆娘；雖然大谷一文不名，然因家世顯赫及文學才華之故，女性幾乎不分年齡，都喜歡著他，比如小飲食店老闆向老婆說明詩人大谷的種種，老婆聽後竟然和酒吧女服務生秋子競爭似的，跟著熱暈了頭，她們那種等待大谷先生大駕光臨的心情，令小飲食店老闆大搖其頭，難以忍受。

這樣的男性，其墮落頹廢的無賴形象，多麼鮮明！此或為太宰治本人的投射，是以作者毫不避諱，〈富嶽百景〉即透過前來拜會的青年「新田」直接說道：「佐藤春夫老師的小說中寫著，太宰先生是偏激的頹廢派，而且是性格破產者。」「我」聽後只有苦笑，彷彿默認了。

✿ 善良溫柔的一面

其實，墮落、頹廢、厭世之外，仍可看出太宰治小說男性角色之善良溫柔，以及試圖扭轉生活的努力。

〈蓄犬談〉的「我」生性怕狗，散步時一隻醜陋的流浪犬跟隨返家，索性就養了下來，取名「小不點」，漸漸日久生情，後來要搬家時，妻子想把「小不點」一起帶走，「我」則堅決反對：「不行！我並不是因為可愛才養牠哩！是因為害怕遭到狗兒報復，不得已才悶不吭聲的養牠。妳還是搞不懂哪！」加上「小不點」罹患皮膚病，讓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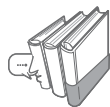
忍無可忍，於是夫婦準備在搬家之前，毒死「小不點」，未料毒藥失效，「我」為之心軟，認為狗兒無罪，何況藝術家原本就該是弱者的同伴，於是告訴妻子：「我決定帶『小不點』上東京。如果朋友敢笑牠醜的話，我就揍他。」還要妻子趕緊設法醫治「小不點」。「我」內心隱藏的善良，令人會心一笑。

再如〈富嶽百景〉的「我」，原本認為富士山庸俗無奇，但在富士山御坂嶺的「天下茶屋」小住之後，逐漸發現富士山的偉大與美麗。未久，看到遊女（妓女）團體，分乘五輛汽車到御坂嶺來，對於一般遊女的幸福等等，「我」無法奉獻什麼，而這世界上，就是有些人裝得一副冷漠心腸，去蔑視她們，這使「我」相當心疼。於是「我」突然異想天開，拜託富士山好好照顧這些弱勢女性。又，「天下茶屋」只有看店的小姑娘一個人在的時候，「我」儘量克制自己，不要走出二樓房間，而茶店有來客時，「我」總覺得有義務守護女孩似的，悄悄走下二樓，找個角落坐下，慢慢的喝茶。以上在在顯示太宰治小說男性角色之善良與溫柔。

✿ 反省與挑戰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太宰治小說男性角色固然在人間受苦，飽嚙身心的折磨，乃至厭世悲觀，實則他們也有所反省，試著努力去面對生活的壓力與挑戰。

比如〈奔跑吧！美樂斯〉，許多日本初中和高中教科書都收錄此篇，〈奔跑吧！美樂斯〉係根據古希臘傳說「達孟與費加斯」以及德國詩人席勒（J.C.F.von



Schiller,1759-1805) 作品〈人質〉而寫成的寓言小說，情節類似歐陽修〈縱囚論〉。試看〈奔跑吧！美樂斯〉，牧羊人美樂斯勇於反抗暴君而獲死罪，先徵得青梅竹馬的石匠「謝力努大衛」當人質，自己返家幫妹妹完成婚事，再費盡千辛萬苦，不斷奔跑，趕在約定期限之前回來接受死刑，證明「誠信的確不是虛幻妄想」，結果，暴君被美樂斯和謝力努大衛的信賴與友誼所感動，就赦免他們，並希望成爲他們的伙伴。這篇美麗動人的作品，呈現作者在不容許絕望的迷失中，克服痛苦而產生的健康和明朗，難得充滿了希望的光彩。

此外，〈黃金風景〉的「我」與孩提時代家中的女傭阿慶重逢，此時以前常被「我」欺負的阿慶已結婚生子，是個端莊的中年婦人，相對的，被逐出家門，窮途潦倒的「我」，「心裡的某個角落有細細的聲音正在說話：你輸了！你輸了！」但「我」哭了之後，終將挫折昇華爲生活下去的勇氣，心想：「輸了。也許這才是好事一件。不一樣的話，才真的不行。相信，他們的勝利也將成爲我重新出發的助力。」書信體中篇小說〈潘朵拉的盒子〉裏，因肺結核而放棄升學，至「健康道場」療養的「小柴利助」，綽號「小雲雀」，二十歲，頃值戰後，原本有「活得這麼沒出息，光會給人增添麻煩，實在是個累贅」這種痛苦的想法，後來獲知同房病友「大月松右衛門」先生即有名的詩人「大月花宵」，「小雲雀」深受激勵，告訴「花宵老師」：「痛苦是顯而易見的。我們已經決心，再怎樣，也要從容面對，絕不

逃走。」末了，「小雲雀」引用「花宵老師」演講的內容，以「獻身」相互勉勵，謂獻身絕不是過分絕望感傷而自戕，絕對不是；獻身，是賦予自身最華麗的永生，人類在這種單純的獻身中，得以不滅。獻身並不需要任何準備，「拿鋤頭者，就應該以拿鋤頭的農夫樣子奉獻自己，完全不需要冒充偽裝。獻身不必猶豫，人類時時刻刻必須奉獻自己。再怎麼說，想盡辦法讓奉獻更趨完美，是最沒有意義的事」。這無疑是作者經過內心掙扎之後，勇敢面對現實，準備迎接未來的莊嚴宣言，相當振奮人心！

✿ 留下永恆形象

綜觀之，太宰治因爲厭世，所以選擇墮落頹廢，爲了逃避令人窒悶的現實，不斷地沉淪與自我放逐，過著「無賴」般的生活，對抗所謂的社會道德與普世價值。事實上，由其作品可以得知，善良溫柔的太宰治，內心痛苦掙扎之餘，亦試圖奮鬥向上，有著對人生積極渴望的另一面。只是，其敏銳易感的靈魂終究徬徨憔悴，厭惡塵世，討厭自己，乃至無法自我救贖而以悲劇收場。

無論如何，《維榮之妻》小說集的男性角色，展現了生活的沉淪與向上的掙扎，也點出人生的無奈與矛盾，畢竟在廣大的讀者心中，留下了永恆不朽的形象。

注釋

- 「維榮」指十五世紀法國詩人「法蘭索瓦·維榮」，一生放浪形骸、命運多舛，是充滿悲劇性與話題性的文學天才。